

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

谢昭新 著

北京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2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/谢昭新著。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3

ISBN 7-5302-0321-5

I. 老…

II 谢…

III. ① 老舍-小说-艺术心理-研究 ② 小说-老舍-艺术心理-研究 ③ 艺术心理-老舍-小说-研究

IV. I 207.42

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

LAOSHE XIAOSHUO YISHU XINLI YANJIU

谢昭新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125 印张 276 000 字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

ISBN 7-5302-0321-5/I·308

定 价：10.50 元

目录

〔 1 〕 序

舒 乙

〔 1 〕 绪 论 老舍的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

〔 16 〕 第一章 老舍小说的“记忆”世界

〔 17 〕 一 记忆的特点

〔 29 〕 二 记忆与联想

〔 34 〕 三 记忆的作用

〔 37 〕 第二章 老舍小说的“感觉”世界

〔 37 〕 一 感觉的方式

〔 46 〕 二 感觉力的表现

〔 52 〕 三 知觉的发展

〔 59 〕 第三章 老舍小说的无意识迹象

〔 59 〕 一 性爱的压抑与追求

〔 66 〕 二 性苦闷的升华

〔 73 〕 三 隐性心理描写的审美价值

目录

- 〔79〕 第四章 老舍小说的情感与思维
- 〔80〕 一 忧郁型的审美心理
- 〔84〕 二 情感的浮雕性与思维的外向型
- 〔88〕 三 情感的蕴藉性与思维的内向型
- 〔94〕 四 思维与创作心理诸因素的关系
-
- 〔96〕 第五章 老舍小说的心理结构
- 〔97〕 一 向心结构
- 〔106〕 二 双线结构
- 〔110〕 三 单线结构
- 〔114〕 四 情绪结构
- 〔120〕 五 人像展览结构
- 〔130〕 六 短篇小说的叙述心态
-
- 〔141〕 第六章 老舍小说的喜剧心理
- 〔142〕 一 喜剧心理的发展
- 〔149〕 二 喜剧艺术的社会价值
- 〔155〕 三 喜剧艺术的审美价值
-
- 〔167〕 第七章 老舍小说的悲剧心理

目录

- [167] 一 悲剧意识的生成
- [171] 二 悲剧人物的悲剧精神
- [178] 三 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
-
- [183] 第八章 老舍小说市民形象系列的心理分析
- [185] 一 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
- [191] 二 新派市民形象系列与西方现代意识浸染
- [195] 三 理想市民形象系列与传统文化优质因素
- [199] 四 城市贫民形象系列的文化心态
-
- [214] 第九章 老舍小说语言的心理功能
- [214] 一 语言艺术观
- [219] 二 语言的地方色彩
- [231] 三 语言的心灵旋律与音乐美
- [242] 四 语言的文化因素
-
- [261] 附录一 论老舍小说“改造国民性”思想的生命力
- [275] 附录二 论《骆驼祥子》心理描写艺术
- [295] 附录三 老舍研究资料目录索引补编(1982—1990)
-
- [376] 后 记

序

舒 乙

一口气念完了谢昭新的《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》原稿，觉得很了不起。

谢昭新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。他参加过好几届老舍学术讨论会。我们相识很早，但交往不深。这次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专著，把稿子拿来让我写序。我细细读来，才算是神交最深的一次了。使我感慨的是，不哼不哈的谢昭新夫子满肚子学问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这回着实让人们大吃一惊了。

近年，连续出版了一批老舍研究专著。谢昭新这部是排行第四十九。但它后来居上，一出场便站在了最前沿，成为这块园地中的新硕果。我以为，谢昭新夫子凭了这部多年研究心得，被推为老舍研究界代表人物之一，已是毋庸置疑的事了。

首先，这部研究专著有突破意义。它占领了一个新的领域

——小说艺术心理研究。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分科研究。小说的分科研究，相对来说，更是新兴的学科。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老舍的小说，谢昭新的著作作为研究专著还是第一部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收获。过去，国内的研究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只习惯于从单一的社会学角度去研究小说，评价它们的优劣，不大注意小说的其他方面，尤其忽视小说艺术本身的方方面面。这十几年来，研究家们开始从多角度入手，引进了一些国外研究成果，尝试着进行比较文学、文体学、流派学、符号学等分科研究，给小说评论、研究、欣赏、创作都输入了新的营养。谢昭新的研究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，他选了一个特殊的角度——心理学——去钻研，并使自己的研究系列化，最后写成专著，这是破记录的。

其次，谢昭新的《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》不光是进了门，占了一块阵地，他还真有自己的门道，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，比较成熟，比较老到。我的印象，他已经摆脱了初学乍练阶段的生吞活剥，进入了比较自由的研究状态，这很不简单。所谓生吞活剥，就是“硬学”，就是“硬套”，并没有搞懂概念，单纯地耍名词，绕着脖子说话，云山雾罩。谢昭新潜心用功，吃得比较透了，深入进去，钻得出来，能撇开名词说话，用自己的言语说自己要说的意思。显然，他所达到的境界已经比较高了。语言是思想的表达，思想混乱，语言必然不清楚，不明白。谢昭新能在一个新学科里用自己的语言讲话，这是他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。他的这部书不光能让人看得下去，还会津津有味，这是他的一大成功。

再次，最让人折服的，是谢昭新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找到了不少独特的结论。许多人都在念老舍，许多人研究老舍，但

却不是人人都能说出新体会来。读谢昭新的研究论文能有一种享受感，那就是他能替你说出藏在你心头的同感来。噢，只是同感。通常只是一些片段的、模糊的、忽隐忽现的，甚至似是而非的感受，如果不是谢昭新把它提出来，一般人大概是不会单独触及它的，更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述明白。所以，当我念谢昭新书稿的时候，我常常要惊喜，要感叹，要佩服：太对了！真准确！好聪明！《绪论——老舍的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》便十分厉害，其中新论点有好几个，可谓气度非凡，一上来就先声夺人，带来一阵清新的风，教人兴奋，教人刮目相看。谢昭新的“绿色理论”，谢昭新的“性迟缓理论”和“隐性性爱理论”，谢昭新的“祥子农民意识和虎妞市民意识冲突论”等等，都是令人称赞的新玩艺。就连谢昭新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——这在他那儿只是顺带而为之，都有新的归纳。

一部研究专著的价值，常常就在于它有一些新的提法，新的发现，新的论证，看出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。谢昭新的努力值得称道，也正在于此。

潜心读书，钻到著作里面去，研究那些属于文学创作自身的现象，不做文字游戏，不由概念出发，勇于引进，敢于标新立异，谈出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张，所有这些，便是谢昭新研究方式的启示。或许，这比研究成果本身还有更大的借鉴作用。

于是，我看见了老舍研究的可喜的进步。

● 绪论 ●

老舍的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、思想启蒙运动。西方各种“思潮”、“主义”大量涌进，迫使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西文化交汇中，重新组合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。有的以“全盘西化”为主体形成西式文化心态；有的以“东方精神文明”为主体形成传统文化心态；有的以“西学”为体、“中学”为用，形成“中西合璧”型文化心理结构。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、大浪淘沙中所做的文化心理选择，他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。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，就带上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，以冷静、务实精神，重新审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。

老舍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多方面的。他一方面明确认识到“五四”反封建的进步性，特别赞赏“五四”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旧礼教、旧道德的猛烈冲击。另一方面，他又看到当初被“五四”文化新军猛烈扫荡过的“孔教”、“儒学”，已形成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，潜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人物心灵深处，影响着他们，制约着他们。可见，“五四”提出的反封建任务远远没有完成，它还要继续进行下去。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、文化观念上反封建是彻底的，但在行为模式上又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东西。这就使得他们原先在各个领域所冲击的东西，后来又默默地复活了，包括传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复活。老舍觉察到这一点。他在《老张的哲学》里，通过解剖一个学校，让人看到这个学校从校长、教员到教学方式、教学内容都是封建式的。表面看起来是新学堂，而内骨子是依旧的。这便是“五四”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真实状况。老舍一开始创作就非常自觉地继承“五四”反封建传统，执著地追求、表现反封建主题，探讨国民性问题，这就显示出老舍的可贵来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老舍是继鲁迅之后，忠实地沿着“五四”反封建道路，深入持久地做思想启蒙工作，最系统、最富有独创性的一个。他通过对“五四”的反思，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基本思想：“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，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；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，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。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。”^①

也是通过对“五四”的反思，引起老舍对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审定。“五四”时代的知识分子，以开放式的态度对待西方

^① 老舍：《“五四”给了我什么》，1957年5月4日《解放军报》。

文化，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，建立自己的民族新文化，这是无可非议的。但是，当时也的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味接受西方文化，只取“西式”皮毛，甚至将西方社会劣性东西也输送到中国来，从而污染了一部分青年的灵魂。《赵子曰》所写的赵子曰型的青年学生，他们没有接受“五四”新思想的正确影响，像浮在水面上的油，思想浅薄得可怜却偏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来装饰，甚至将“五四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歪曲为打校长、打教员、无故闹风潮。“不打校长教员，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”，这种“志气”是受西方文化“动”的形态影响下的“志气”。后来所写的《大悲寺外》里的丁庚，也是受西方“动”的哲学影响，对忠诚、善良的教师大打出手的。《猫城记》里出现的“两党”，更是这种以“动”为主的文化观向社会观、政治观的渗透。老舍在这里似乎又将赵子曰们的英雄“志气”拉入到30年代加以考察，让它进一步显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来。如果说一部分青年在行为观念上只取西方文化“动”的表层意识，使他们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出现许多荒唐性、可笑性，那么，他们在心理欲望上“动”的结果，又出现了由蓝小山、欧阳天风、小赵、胖校长侄儿、蓝东阳、张文等人组成的“孔教打底，西法恋爱镶边”的“自由恋爱”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他们完全把女人当成玩物，以欺骗性的玩弄代替封建性的强行占有。由他们制造的青年女性上当受骗、失身堕落的悲剧，并不比老张等用封建买卖婚姻逼死人命的死亡悲剧显得文明轻松。像王女士失身于欧阳天风而一直隐瞒“秘密”（《赵子曰》）；张秀贞受小赵的玩弄而不敢吭声（《离婚》）；《月牙儿》中的女主人公失身于胖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“卖肉”；方秀莲想尝尝“自由恋爱”的甜头，结果是怀着孩子悲悲切切回到家里（《鼓书艺人》）。这些在西方“文明”包裹下发生的悲剧，

更令人感到恐惧、心悸。在老舍小说里，我们很难找到青年男女由“自由恋爱”而组合成的“幸福”家庭，他们的“自由恋爱”都是以人性的异化、扭曲、悲哀、痛苦而告终的。相反，那种以东方情调——或由父母包办、或由媒婆撮合的婚姻，却显得和谐、平静。祁瑞宣与韵梅组合的家庭，最能体现这种和谐、静美的东方式婚姻特点。这就让人看到：西方的“个性解放”并没给市民社会的小人物带来“个性解放”，而东方文化的“恬静”却被当作美的对象保存下来，即使到抗战年代还没有泯灭。看来，老舍是从文化角度突出西方现代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、苦恼、痛苦，然后再用东方文化加以补救，以东西方文化优劣互补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的。

那么，老舍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究竟吸取了什么？首先，儒家“中庸”、“仁爱”、“尚柔”的人生哲学，对他建立自身审时度势的性格结构，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。老舍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，除熟读四书五经外，还喜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三侠五义》等古典小说。这样，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这些小说里所宣扬的儒家传统思想，忠义豪侠之气，对老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再加上，老舍的母亲也把她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那一面传给了他。老舍说自己真正的教师，“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”^①她教会了老舍好客、爱花、爱清洁、守秩序、正直、温厚的性格。同时，他生活的古都北京，从护城河里都可以抓出满把的传统文化，这特殊的古文化地域，也培育了他的稳、静、柔、顺，使他不致于朝潇洒的浪漫方向发展。那个“稳、太稳”

① 老舍：《我的母亲》

的张大哥，他的气度与服装，他的中庸、调和的行为模式，都具有很浓的传统文化的特点。老舍说，像张大哥那样的人，是他“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”“几乎天天看见”的。“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”，^①甚至他的心态特点、行为模式都感染了老舍。老舍的文化心理含有较多的温文尔雅、柔顺、中庸的成份。当然，儒家的尚柔与道家的尚柔不同，孔子以柔进取，而老子却以柔退走。孔子柔中蕴刚，老舍则软中有硬，他的“软而硬”与儒家的“内刚外柔”也有相似之处。这里，笔者决没有将老舍思想等同于儒家思想之意，只是印证老舍的心态结构的确含有传统文化思想因素。传统文化思想深深感染着老舍，老舍又用传统文化思想去感染他的艺术形象，因而，他笔下的小人物常出现“软而硬”二重人格的冲撞、交战、融合、统一。受“软”的一面浸染的小人物，总是以痛苦地活着、委屈地死去而走完他们的人生道路。受“硬”的一面主导的小人物，大都带上市民阶层特有的侠义行为，他们的硬气里又包含着找不到真正出路的盲从与哀愁。受“软而硬”二重人格完整浸泡过的艺术形象，特别是那些中年知识分子，如老李（《离婚》）、瑞宣（《四世同堂》），他们身上的传统色彩似乎更浓一些。

其次，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、重情感的思维方式，也对老舍感触事物的方式、审美知觉能力发生影响。西方文化重逻辑、重理性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直觉、情感看得比理智更重要。老舍初期创作就是用这种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去感触事物，决定审美价值取向的。因而，他的“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”，“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，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、肤浅的见解

① 老舍：《我怎样写〈离婚〉》

拿过来，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”。这里所说的“肤浅的见解”，即指他“软而硬”人格中的“硬”的一面所支配下的正义感。正义感成了他审视事物的直觉洞见，以此来“咂摸世事的滋味”，表达他“除恶向善”的社会理想。像这样凭直觉、感情写出来的作品，不可能对事物作深入开掘，而只是将思维活动限制在事物的表层之上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”，^①直觉不会使他创作出深刻的作品来。这就使他一方面重感情、重直觉，另一方面又要用一定的理智去“管束着感情”。^②不过，他初期的创作总没能用理智管束住感情，而只有到了三十年代，他真正调整了情感与理智、直觉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后，将理智纳入情感的思维活动中，才创作出一系列深刻的作品来。这正像他所总结的：“一个伟大的作品，不但需要用热情去感动人，更需要一种崇高的理智去启发人。”^③老舍的创作经过从重情感、重直觉到重情感与理智相结合的变化过程，这是老舍文化心理结构的自我调整过程。

再次，老舍小说里的人物大都缺乏自我精神扩张，他们总是以个性压抑或屈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的，这就使他们在人际情感关系上具备“东方精神文明”特点。前面已隐约提到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组合里，东方文化的和谐、静美特点之所以表现突出，就是因为作为家庭成员，他们都是以牺牲个体意识，服从“家”的文化观念为前提的。在家庭里，人们要服从家长；在社会上，人们要听命于君，绝对服从最高统治者的统治。这样就造成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一级治一级，一级也

①② 老舍：《我怎样写〈老张的哲学〉》

③ 老舍：《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》，1942年7月16日《国文月刊》第14期。

甘心于被一级统治的现象。人的个体意识全部消亡，代之而起的是群体意识的增长。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群体意识，你就很难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存下去，你要去张扬个性，很快会被群体吃掉。老舍没有描写个体意识被吃掉的那一面，而大量描写个体意识在服从群体意识的精神律动下的矛盾、痛苦、感伤和哀怨。以中年人的爱情婚姻为例，《离婚》中的老李是在压抑“诗意”、压抑“浪漫”个性的情况下，与李太太组合成家庭的。组成家庭后，他和妻子在情感、性格、举止、言谈诸方面，都呈现不协调状、不相容状。尽管他对李太太的俗气十分嫌厌，但他还是在这个家庭苟活着、敷衍着，尽着丈夫的职责。而且进一步压抑他对马少奶奶的潜性爱的追求，使得这个家庭在经历了闹离婚的风波后，很快平静下来，又恢复了东方家庭的“恬静”。同样，瑞宣和韵梅的结合，也具备东方式的婚姻特点。韵梅不是瑞宣原来所追求的对象。她从服从“家”的文化需要出发，而进入祁家。因此，瑞宣在对待韵梅的态度上，虽然没有老李对太太那种浓重的嫌厌气，但对韵梅说话做事总离不开家长里短的俗文化气质也流露出不满。可见，他们这种合乎传统文化观念的“美满婚姻”，恰恰掩盖了婚姻个体“不美满”的成分，而不满意的个体却以强烈的自忍，压抑内心的痛苦，以利对方。对方则在无知的承受中，享受这不是幸福的“幸福”。在这里，传统文化表面上的“和谐”掩盖了内里的不和谐，表面上的“静美”掩盖了内里的不静美。

如果说这些小人物在家庭内部是以个性压抑的形态出现的，那么，当他们走向社会后，他们的个性仍然得不到舒展，他们还是以忍让屈从、克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，去寻找作为社会的“人”、传统文化中的“人”的位置。但是，他们却很难找

到。像张大哥(《离婚》)，他信奉的哲学：一辈子做好人，一辈子安分守己。可是，他却不断地遭受厄运。像祥子，他没招谁也没惹谁，安分守己的拉车攒钱，可是社会却不容许他存在，迫使他堕落。像祁天佑(《四世同堂》)，他遵纪守法，规规矩矩地做生意，但地方日伪政权却偏要加给他一个“奸商”罪名，拉他游街示众，逼他自杀。像这样安分守己、忍让屈从、符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的悲剧，是社会的悲剧，又是民族文化的悲剧。它让人们看到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文化，既继承了传统文化性格，又破坏了传统文化性格。它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劣性东西，而破坏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质东西。不管是张大哥、祁天佑，还是作为下层车夫的祥子，他们的人生哲学都含有“柔”的一面，但“柔”中又含有生命的进取精神，尤其是祥子，他有骆驼似的坚强生命意识。这些合乎传统文化审美价值标准的一面，却被都市文化毁坏了，当然令人感到悲哀。老舍就是在寻找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人的价值跌落中，流露出“反城市倾向”的。这与3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欲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建立资产阶级专制的理想不同，老舍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秩序稳定、安贫乐道、没有都市污秽的社会，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东方精神文明需要的“四世同堂”式的民族文化。因此，一旦这个文化遭到西方文化污染，或是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破坏，老舍便感到无限的悲哀与忧愤。

在中国文化氛围里生活的中国人，人对人，人对外在事物，要受到传统文化的规范。人对自身，人的本我与自我的冲突，也要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“无私”、“无欲”，但作为人，怎么可能无欲呢？问题在你有了“欲”之后，应该用理把它理顺，决不能让“欲”外泄泛滥。我们看，老舍

笔下的小人物，除了那些纵欲型的反面角色外，他们大都是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压抑自己内心欲望的波动的。王德对李静的爱情表达方式，李应与龙凤的幽会形态（《老张的哲学》）；老李对马少奶奶的潜性爱的追求（《离婚》）；《微神》中男女主人公性爱意识的痛苦流露；祥子和虎妞结合后，他对小福子有诚挚的性爱追求而不敢公开表达。他们内心都有欲望的波动，但他们又都遵循着社会的、家庭的传统道德，以此来压抑情欲的升腾。这种性欲的压抑会造成人生最大痛苦。老舍也认识到，“性欲的压迫几乎为人生苦痛之源，下意识所藏的伤痕正是叫人们行止失常的动力”。^①他也写出了这些小人物因“下意识所藏的伤痕”而造成人性“失常”的悲剧。他写了性欲，但这种性欲不是向外喷吐弄得不可收拾，而是以压抑、内省的方式出现在小人物心灵深处，这完全符合传统文化对情欲提出的“顺理得中”的审美要求。

在有关性意识的描写中，我们已经看到老舍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中西交汇的特点了。但必须指出：这种交汇是以“中学”为核心的交汇，他从西方文化里吸取的“现代意识”，并没有冲掉他的传统文化观念，在行为方式上，他还较多地保留着传统的东西。比如，他在《小型的复活》（自传之一章）中，记述了自己是如何度过“二十三，罗成关”的。在恋爱自由论的冲击下，他也想做自由恋爱的“新人物”，“过过恋爱生活”，而“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”。这样，要做个“新人物”，就不得不退婚，要退婚“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”。后来婚约废除了，他也冲破了传统婚姻观念对他的束缚，但是，他还是没有走自由恋爱的道路。如

^① 老舍：《文学概论讲义》，第128页，北京出版社1984年6月版。